

天鹄 副刊

想念李淑芳

徐亚娟

她站在
中国铁路来
的路上，
遥望着今
天，暖暖地
笑着……

李淑芳是原哈尔滨东站客运
车间售票室的一名售票员。

1992年，我是一名刚毕业的
大学生，售票室是我工作见习期的第
一站。我戴着眼镜一说话就会脸
红，用尽全身力气才推开售票室的
大门。

李淑芳是售票室的值班员，是
全局劳动模范。她四十多岁，脸庞
方正，面孔微黑，大眼睛，说话大嗓
门，笑声爽朗。她梳着齐耳短发，
脸上没有一点脂粉。她管我叫孩子，
说她和我当运动员的女儿一般大。
她像老鹰护着小鸡雏一样搂着我
的肩膀，告诉那些售票员：“谁也不
许欺负孩子。”“都要和孩子好好
说话。”她帮我吧吧大的铁路制服
改得合身好看，她教我怎么快速一
气呵成地完成收钱付票找钱这一
工作流程。

每到职工发放劳保用品的时
候，李淑芳就帮我拿到一块肥皂或
者一袋洗衣粉，她和其他同事说：
“匀出来一点东西给这孩子。”中秋
节的时候，还帮我要到了一份车间
在册职工才能分到的月饼。我管她
叫“淑芳姐”，我总是从她身上感
受到母亲的温暖。

见习期结束的时候，我以李淑
芳为原型写了一篇散文《地丁花》，

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并获奖，很
多人因为这篇文章记住了那位“在
外国人面前，你代表中国。在中国
人面前，你代表铁路”的普通售票
员。我也因为这篇文章走上了文
学创作的道路。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尔滨东站
早已成为我工作履历表上的一条
记录。李淑芳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我们再无工作生活交集。我的写
作道路已经走得很远，我的笔下出
现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
物。我差不多已经忘了那篇名为
《地丁花》的散文，也忘了我曾写
过一个叫做李淑芳的售票员。

2023年一场读书分享会上，我
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火车司机和列
车员，他们身着时尚得体的铁路制
服，他们眼里饱含着信念和力量，
他们像初春的花朵，迎风绽放。

我在几十篇文章中精挑细选，
最后把散文《地丁花》作为唯一篇
目分享给了年轻的文友们。

三十多年过去了，出行方式和
购票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网
络购票已经完美覆盖了出行生活。
人们已经忘记了火车站候车室人
山人海排队，忘记了慢火
车上“香蕉苹果烤鱼片”的叫卖声。
当我重读这篇文章时，我又看

到了哈尔滨售票室十几个售票窗
口同时亮起的灯光，看到窗口后边
十几张微笑的面孔，看到了李淑芳
坐在值班窗口，大眼睛暖暖地注
视着买票的旅客。这小小的售票室，
这无数个售票员，是许多人归乡途
中的驿站，是许多人奔向诗和远方
的起点。

李淑芳，她站在中国铁路来
时的路上，遥望着今天，暖暖地笑
着……

有多少李淑芳和她的同事们
在中国铁路过去通往未来的道
路上，做了一朵小小的地丁花，默
默开放在车轮滚滚前行的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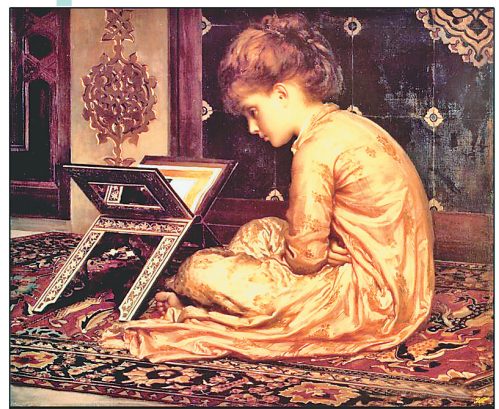
今天这群年轻的铁路职工，他
们在文字中重逢了李淑芳，他们紧
紧拥抱旧时光里走来的李淑芳。

“如果见到李淑芳，我真想为
你买一张火车票。”

“三十多年过去了，李淑芳在
这篇文章里还是阳光灿烂。好像
我的母亲，我的父辈，我的兄长，
我的老同事。”

读书会要结束的时候，文友们
送上了一束鲜花，我手捧鲜花，想
起了从前五一劳动节劳模大会上，
李淑芳手捧鲜花，笑得阳光灿烂。

淑芳姐，你在哪里，我要把这
束鲜花送给你。



《阅读》 油画 某顿

我为书狂

□兵旭

平生两大喜好，一是扮靓，二是读书。
第一次真正拥有一本心仪已久的书
是在初中一年级。当时我经常在一家很
小的新华书店里面驻足，只有这里可以呼
吸到一丝外来的清新空气。新书只能摆
在架上，不许随便翻看。我相中了其中
的一本——《老舍全集》第九卷。1983年，在
小城能够看到老舍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只有第九卷。

就读的中学离家很远，每周爸爸给五
元钱买午餐。这本书是九块三毛钱，相当
于我两周午饭钱。怎么办？我一次次往书
店跑，还剩下两本书时，终于没人买了。
一周多没吃午饭，又向姐姐要了点钱，终
于可以买了。我把架上的两本书反复比较，
拿起这本又换成那本，连卖书的也帮我挑
了好久，知道我买这本书的来之不易。
课余时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老舍写
得真好啊，语言幽默精练，老北京这样啊，
新北京又是什么样呢？一本书，已经为一个
少年开启了通向外界的窗口。

好不容易中考结束，我跑到市图书馆办
了社科借阅证，第一次就借回《矛盾和鲁迅
的几本大部头》，接着书往家跑，那个高兴
劲儿就像捡了钱包一样。

初三暑假的一天，姐姐拿回三本书，
说是从她同学家借来的。我趁她不注意偷偷
翻开一看，竟是《红楼梦》。为了在规定时
间看完这三本书，我用小本把金陵十二钗
每个人的名字、判词、每个章回的
题目，每首诗都抄录下来，觉得自己为这
本书牺牲都值得。后来姐姐又搞到一本
《儒林外史》，坚决不让我碰。我半夜趁姐
姐睡着了把书偷出来，用一个小药瓶装上
豆油，做个纸捻，然后蒙上棉被在窝窝里
看。这是从那些革命战争题材连环画上
学来的。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油灯
亮度不够，其次油烟很重，弄得我没看几
行就把姐姐折腾醒了。她把书抢去，并扬
言要告状，直到我求饶才罢休。

此后我只要有闲钱，都要买大抱的书
回来。同学和朋友知道我是这方面的
“败家子”，纷纷来借书，当然还回的寥寥无
几，有很多好书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很是可
惜。所以我现在从不向别人借书，都是打
听好出版社自行收购。夺人之爱，不论对
施者和受者，滋味都是很难受的。后来书
价陡涨，无奈之下买些盗版回来补剂。《苏
童全集》就是在早市买的盗版，回来一读全
不对味，就像吃了爬过苍蝇的食物一样。
贵就贵点吧，还是买正版的好。

为了淘到好书，我上网查，给各出版
社打电话，发动各地的朋友，大家知我的呆
子癖好，也都笑着帮忙。当我捧着泛着墨
香的高尔基、叶浅予的新书一页页欣赏时，
真有点年轻时和老舍谈恋爱时的感觉。

家里到处都是书，老公的法律读物被
我放到书架最上层，他多次提出抗议无果，
把书搬到办公室去了。家里就成了我的书
的世界，文学的居多，还有一些哲学方面
的。宝贝女儿出生后，我的那些书难免不
遭涂污厄运，当然撕页是不允许的。

我的客厅的小床上堆了半床书，经常
是看到半夜睡着了，灯都忘了关。老公因
此限令，每月的稿费见缝，每月的电费却不
少涨，回家不管孩子不干活，这叫过日子
吗？我的态度是极好的，只要让我看书怎
么的都行。

读得较多的是中国近现代名家名著，
再就是新闻类工具书，还有国内外漫画大
师的漫画。雨雪天看书最有情趣，仿佛集
天地灵气于一身，每每有灵魂出窍，物我
两忘的意境。我资质鲁钝，扑克麻将电玩
一样不会，性格又喜静，与书相对的时光没
有烦恼，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今天和哪
本书多待一会儿，明天把那本书撤在橱
后，岂不美哉，乐而忘忧。

有次公出去北大南门的凡人书店购
得一本戴敦邦绘制的《老舍、小百姓》，
如获至宝，可惜行李太多，只好放到
同事包里，却不料被同事在候机时遗
失。回来后马上给书店打电话，还剩最
后一本，答应马上给我邮来，这才一块石
头落了地。同事们一般都不向我借书
了，一来没人欣赏我的情调，二来受不了
我的那些叮咛。当然我也不敢轻易露
富，怕我的那些宝贝不再属于我。

微信来了，电子读物多了，全媒体时
代对愿意学习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友人
教我到网上淘书，省时间又便宜。我对
新鲜事物一向来者不拒，但留与读书的
时间从来没少过。智者爱山，仁者爱水，
不及山水者，爱书。

书家何昌贵

□萧林

毋庸置喙，书画界是名利
场，作为书家，为名一生，也
为名所累，但昌贵一路走来却
似一潭清流，不染尘俗。

何昌贵，字泊远，号三境斋
主，6届中国书协理事，隶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曾任黑
龙江省书协副主席，佳木斯市
文联和书协主席。

昌贵兄是军人出身，在军
旅就是秀才，我们是同一个军
的战友。那年总部机关一首长
来部队调研，首长喜欢书法，军
首长点名调任在任政治部副主
任的何昌贵来陪同工作。其
间，首长对他的书法篆刻及为
人颇为赏识，他却不愿“恋栈”，
匆匆返回了部队。自那时我们
结下金兰之交，经常交流文
字与书法。

令我没想到的是，
1996年他执意放弃提升
职务的机会，复员到地
方青少年书法报社工
作，专注研究书法。从
编辑到社长兼总编，在
这个“不冷不热”的板凳
上竟坐了18年。

何昌贵成名较早，
1985年首届全国钢笔书
法大赛他摘得一等奖，
部队给他记了二等功。十年磨
一剑，1995年他的毛笔书法在
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大展中又
获“全国奖”，从此声名鹊起。

昌贵兄真草隶篆皆通，尤
其隶书在全国书坛颇有影响
力，并多次担任国展评委。曾
有人进言，为何不去北京或省
城发展，以图大业。昌贵兄却
不为所动，依然安于边城佳
木斯，办他的报纸，研究他的书
法，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书法学
子，《青少年书法报》也办得有
声有色。

一次与昌贵兄交谈中，我
调侃他“小富即安”，“酒香不怕
巷子深，是传统社会的真理。
现在是市场经济，你得会包装
炒作自己，不能偏安于一隅
呀！”而他却不以为然。我深知
昌贵兄不擅此道，为人低调，
不肆张扬，待人真诚，但从不
高攀富贵，滥交朋友。

有一年我与他的年轻同
事，去佳木斯市拜访昌贵兄。
返回途中那位同事说：“见何老
师面相沉静淡定，言谈举止有
节有度，乃真君子也。”

的确，昌贵兄有格有品。
从他的工作室可窥一位书家
的追求与修养。案头一棵青竹
萧然一室，笔砚楚楚，四壁图
书，古帖置案，古琴横窗，一
尘不染，世外桃源之境。昌贵
兄有“翰墨许知音”诗句，清
兴忽来，常以书作酬友，不
计得失。

我曾同一位卓有成就的青
年书家谈起何昌贵的书法作品
润格，他说凭他的名气和影响
力，润格要得太低了，有时还
不



张静梅《霞光下》 木板油画 30×40cm

我们之间

□闫浩

女儿从放学的人流中朝我
跑过来的时候，就像一只小鸟
翩然地飞了过来，随即落在我的
枝头，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女儿，接过
她的书包，背在肩上，比从前沉
了很多。

这些年，我接女儿放学的次
数屈指可数，好在还可以送她上
学。每次，我都是看着她背着偌
大的书包走进校门，找到自己的
班级，排队进入教室。晚上，再
看到她时，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女儿
的背影，好像只有在她睡着的时
候，我才可以长时间地端详着
她，那张一点点圆润起来的稚嫩
脸庞，偶尔也会因为梦境的纷扰
而愁眉不展。

这些年，我和女儿在很多方
面都是疏离的，她就像那些挤
挨挨向天上涌去的树木的枝叶
一样，奋力地把手伸向空中，想
要抓住那些阳光和雨水，然后跟
着云一起打盹，去等待鸟叫和虫
鸣来把她叫醒。而我更喜欢一
头扎进泥土里的树根。小时候，
我问过父亲，那些或粗壮或柔弱
的根须在黑暗的泥土里到底找
到了什么，才可以让它们一往情
深地舍弃地面上的生活？父亲
看着他手里的矿石样本，温和地
说：“地面上有什么泥土里就有
什么，比如你妈妈无意间掉落
的一根针，我曾经给你讲过一个
童话，你伤心时流下的一滴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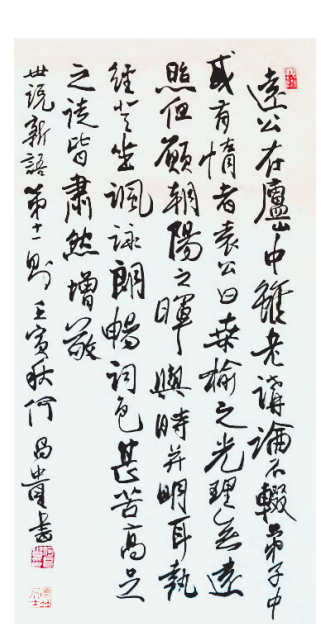
几个比女儿大一些的少年
打闹着从我们身边跑过，他们背
上大大的书包随着跑动的节奏
一上一下地跳跃着，像一条街
的心脏，他们的笑声恣意欢畅，
丝毫没有成长的恐慌。我猜不
出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在挫折中不断重塑更高的自
己，还是会舍弃真诚来迎合既定
的规则？这时候，刚刚跑过去
的一个少年突然停了下来，转过
身，向着我和女儿的方向不断地
招手，我们的身后立刻响起了
纷乱的跑步声。我拉着女儿紧
紧躲闪，匆忙间，后背就靠在了
路边的一棵榆树上。

这些年，每天早上我都会和
街角的这棵榆树互问早安，让一
颗心沐浴在那吻过田野与河流
的风里。而当我在月光下，带着
满身的疲惫回到这里，一步步走
近榆树的时候，又会经常产生一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条新闻之奇妙频道

“举家
全仗一
身还凭
四壁书”，
我似乎感
到中国书
法的魅力，
和昌贵兄
的古风……



何昌贵书法作品

